

论安妮宝贝作品中的地理因素

杨淑尧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作为早期网络文学的代表作家,安妮宝贝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已然步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影响不可小觑。然近些年来,关于安妮宝贝的研究仍集中在其审美文化的分析、女性书写的解读以及符号消费的探析等方面,从文学地理视域研究安妮宝贝的论著则相对较少。本文将从以都市书写为主的他乡叙述,以乡村书写为主的故乡叙述以及从地缘层面故乡到心灵故乡的转变三个方面,探析其作品所承载的地理因素,为安妮宝贝作品的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视野。

关键词:安妮宝贝;都市书写;乡村书写;心灵故乡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新世纪以来,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在全新生存环境的促成下,网络文学异军突起,迅速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影响不可小觑,安妮宝贝作为早期网络文学的代表作家已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目前学术界关于安妮宝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作品性质的划分、审美文化的研究、女性书写的解读以及符号消费的探析等方面,从文学地理视域研究安妮宝贝的论著则相对较少。本文以安妮宝贝的部分作品为例,从以都市书写为主的他乡叙述,以乡村书写为主的故乡叙述以及从地缘层面故乡到心灵故乡的转变三个方面,探析其作品所承载的地理因素。

一、以都市书写为主的他乡叙述

在浩如烟海的当代文学作品中,安妮宝贝的创作带有典型的个人特色,其本人也被认为是早期网络文学的代表作家,这里以安妮宝贝的部分作品为例,分析其作品中所建构的地理空间。“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是指存在于文本中的以地理物象、地理意象、地理景观(地景)为基础的空间形态,如山地空间、平原空间、海洋空间、草原空间、乡村空间、都市空间等等,这种空间从本质上讲乃是一种艺术空间,是作家艺术创造的产物,但也不是凭空虚构,而是与客观存在的自然或人文地理空间有重要的关系。”(曾大兴 2015: 90)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地理书写,总体来说,作者建构了两个地理空间,即他乡和故乡,他乡以都市书写为主,故乡则以乡村书写为主。

在《彼岸花》这部书中较为突出的便是以都市空间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他乡叙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乔是一个长期被抑郁症困扰的作家,工作地点上海,作者笔下的上海是一个没有丝毫温情的城市。“上海春天的阴冷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在某些时候几乎足够让人丧失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安妮宝贝 2013: 4)“雨水绵绵的城市,长年不见阳光。每一棵树都会滋生出潮湿的霉菌。”(安妮宝贝 2013: 5)“上海的天气像一件洗完以后晾不干净的衣服,在粘稠潮湿的尘烟中摇摆不定。路上的行人匆匆,生活轨迹总是很难改变。有时候我经过外滩。比如要去杂志社交稿子的时候。这是上海标志性的地方,它让我意识到自己混迹在这个城市的外地人行列中。”(安妮宝贝 2013: 21)在这灯火如昼的现代化大都市里,有着高耸入云的建筑,有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有着年轻人的纸醉金迷,这是一种繁华的美,但作者却始

终与这座城保持着距离,显然作者并不欣赏这座城市的繁复,也不能融入这座城市里的人群。乔跟着卓扬去见他的父母,他们住在一栋陈旧而整洁的教师公寓里,像所有平庸的上海家庭一样过着平庸的生活,当卓扬的母亲得知乔不是上海本地人以后,立刻显现出了上海人的优越感,“即使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等人家的家庭妇女。他们觉得,每一个来上海的外地人,都是来看花花世界。”(安妮宝贝 2013: 54)结果如我们所料,此次会面之后,乔便和卓扬分开了,在这座冰冷的城市里,乔只是一个过客,不可能在这儿落地生根,上海对于乔,对于庆山而言,只是一个工作睡觉的地方,这里盛得下万千躁动的躯体,却无处安放作者的灵魂,这是一种在而不属于的悲哀,繁华的上海在作者笔下只是他乡的代名词,乔在这座城市如同一根随风飘摇的浮萍,终究是没有根的。小说的结尾,乔和卓扬在淮海路的高级写字楼里相遇,“他穿着三件套的西装。看过去已经是个像模像样的白领,脚上的皮鞋刷得很干净很亮。”(安妮宝贝 2013: 54)卓扬就是这繁华都市里的精致玩偶,照着既定的生活路线一直走下去,没有波澜亦没有意外,这是都市人的幸福,亦是都市人的悲哀。卓扬问乔要离开上海吗,乔回答是,卓扬问她以后是否还会回来,乔说不会,这里不是故乡,终了,乔还是离开了上海,踏上了心之所向的旅程。故事的结尾,是一段乔的内心独白:“这就是我停留了两年的上海……它的繁华和没落,它的风情万种……我从未曾见过比它更冷漠更华丽的城市。”(安妮宝贝 2013: 238)每一个城市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积淀,都为书写者提供着语言和经验题材,如今的上海俨然已成为国际化的现代都市,但它为安妮宝贝提供的却是一种他乡飘零的生存体验,在作者的另一部作品《八月未央》中同样如此。

《八月未央》是一部小说散文集,书中集结了28篇文章,其中有13篇文章故事性较强,余下作品中有影片解读、音乐赏析和回忆性叙述等,这里以13篇故事性散文为例,分析安妮宝贝笔下的都市空间书写。《八月未央》中,都市空间书写的代表仍以上海为主,具体可看表(1)。在这13篇作品中,有8篇以上海为背景,4篇以北京为背景,1篇以南方小城为背景,整体看来仍以上海作为都市书写的范例。上海是近代中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主要阵营之一,这里既有西方开放自由的风气,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氤氲,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发展着,是众多年轻人渴望的天堂。形形色色的人混迹其中,有的人坐享其成,衣食无忧,有的人终其一生,捉襟见肘。这是一个“混乱逼仄的空间,充满着烟草辛辣的气味。”(安妮宝贝 2016: 63)“有颓败的旧洋楼,很老的梧桐树。夏天冒着热气的路面,覆盖着阳光斑驳阴影,一条一条。车子很快地开过去了。阴影被揉碎。”(安妮宝贝 2016: 97)上海,在安妮宝贝笔下从来不是一座理想的城。《八月未央》中的女主人公基本都在上海网络公司上班,性格孤僻,不喜与人交谈,蜷缩在阴暗角落,独自舔舐伤口。关于上海,作者用到最多的词语便是颓败、冰凉、石头森林,这座城赋予作者的是无边际的孤独感,城里的人如同冰冷的石块没有温情。“存在主义哲学所理解的孤独是因世界的虚无性造成的生命无所凭依的孤独,而孤独会使人更加意识到孤独的存在,存在的生命又会向孤独寻求意义。是孤独把人同纷扰的世俗世界拉开了距离,人才获得一种看世界和看人生的不无悲观却是新特的视野。”(杨经建 2008:152)作者笔下的都市书写,正是这孤独之感的无声呐喊,也正是这种孤独将她与这座城拉开了距离,给了她认真审视人生的可能,成就了安妮宝贝式书写。

| 《八月未央》中故事性散文分析汇总 | | | |
|------------------|----------|---------|------|
| 文章题目 | 主要人物 | 主要活动的地点 | 关键词 |
| 八月未央 | 未央/乔 | 上海 | 颓靡 |
| 瞬间空白 | 倪晨/靳轻 | 上海 | 阴雨 |
| 一个游戏 | Joe/“我” | 上海 | 颓败 |
| 观望幻觉 | 安/“我” | 上海 | 冰凉 |
| 末世爱情 | 她/他 | 上海 | 石头森林 |
| 电梯事件 | 平/“我” | 上海 | 寒雨 |
| 邂逅巨蟹座女子 | 林/暴暴蓝 | 上海 | 阴冷 |
| 知不知道 | 七美/任浩树 | 北京 | 呼啸的风 |
| 夏天幻灭事件 | 榛/蓝 | 上海 | 颓败 |
| 十二个小时 | Joe/小恩 | 北京 | 阴冷 |
| 晚安, 乔 | 本/“我” | 北京 | 阴冷 |
| 七个月零九天 | 乔小恩/King | 北京 | 潇飒 |
| 少年樱花 | 他/她 | 南方 | 潮湿的夜 |

表(1)

二、以乡村书写为主的故乡叙述

“昆德拉认为,好的小说家不仅是在创造一个物质的世界,也是在创造一个精神和心灵世界。”(李晓禹 2013: 96)优秀的作家无不在文学创作中打造属于自己的希腊小庙,如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勃朗特姐妹笔下的约克郡王国,哈代笔下的维塞克斯世界等等。安妮宝贝的作品同样如此,她以乡村书写为主体,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繁华的都市固然诱惑,但不及乡村的质朴,让人舒心。

安妮宝贝笔下的都市总是阴翳冷漠的,而乡村则充满了明媚与柔情。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在乡村渡过童年,相比繁华都市带给作者的他乡孤独感而言,简朴的乡村生活给予作者归属感。如《彼岸花》中的南生童年时期便居住在枫桥镇的外婆家,外婆是一个笃定静默的女子,在自家的庭院和平台上,种满了牵牛、太阳花、茶花、栀子和兰花,还养了一些鸡鸭,时常做一些糯米团子、红薯片和冻米糖等乡下常有的零食给南生。夜晚的时候,外婆还会给她讲圣经里的神奇传说,“南生看到满天灿烂的繁星,一颗颗又大又亮,在深蓝的夜空中闪烁。风中有田野泥土的气息。”(安妮宝贝 2013: 88)这样简朴恬淡的乡村书写,让作者暂时忘却了对声色犬马的都市生活的深深戒意,都市虽充满着机遇,但同时也是狡诈艰辛的象征,与繁杂的都市相比,乡村的纯粹与简单更合作者心意。“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生态空间;至少在文学史上,乡村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南帆 2005:95)自古以来,文人与乡村都有着天然的情感,从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到陆游的“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再到废名笔下朴讷而超脱的竹林,孙犁笔下芦花飘飞苇叶黄的白洋淀,无不打上了乡村的烙印,这些以乡村书写为背景的作品,寄托着作者的故乡之思,保存着乡村带给书写者的温情体验。《彼岸花》中“南生的童年是在放逐和野性中完成的自我独立。留在她最初的生命记忆里的,是自由生活,温暖的爱,感情缺陷,对自然和神的隐秘对话,以及对宿命

力量的感知。”（安妮宝贝 2013: 89）相比城市，乡村是最接近自然的地方，而自然是创作者灵感的渊藪，泰戈尔在《我的回忆录——文学批评》一节中，曾详细地论述过心灵和自然的关系，他认为：“心灵与自然（包括心灵与文学家的天才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心灵从自然界收集自己的东西，从这个心灵中，人类的心灵重新选择自己的东西，为自己进行创造。心灵的工厂建在自然之上，世界之心的工厂，建在个体心灵之上。”（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2011:21）安妮宝贝便是这样一个热爱乡村，热爱自然的文字书写者。

“‘故乡’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母题，而这一母题最早的开拓者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启蒙者鲁迅，作为一个‘现代人’，鲁迅敏锐地意识到，故乡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曾一果 2009:52）自此，作家对故乡的态度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赞美渴望，另外一种则是批判背离，安妮宝贝对故乡的态度隶属于前者，这里所说的“故乡”指作者在文学书写过程中所建构的故乡。显然，安妮宝贝将乡村空间的书写作为故乡的建构雏形，借此打造文学想象中的故乡。在《素年锦时》的“月棠记”一节中，重光看到了清祐内心深处的故乡，那是一个郊外的田野，有清祐“自己设计的大房子，美丽的花园和绿色菜地。他养着一条温顺活泼的大金毛犬。他会做木工家具。自然，他也会种树，种了银杏、樱桃、合欢、枣、苹果、桃树和梧桐。已经是秋天，池塘里的荷花枯谢，斑斓活泼的锦鲤不时蹿出水面来觅食。老柿子树挂满橙黄色的硕大柿子。两株矮壮无花果树，可看出曾结过累累硕果”（安妮宝贝 2011: 258-259）这里重光所看到的不仅是清祐的故乡，也是庆山·安妮宝贝的故乡。在《月童渡河》这本书中，作者曾坦言不喜都市庸扰的大环境，不喜拥挤人流、肮脏空气，不喜打车与司机闲聊，不喜被驱赶、胁迫、粗暴、无礼地对待，而这一切“根本的解决方式是离开大城市。在一个可以用步行和自行车解决交通的地方生活。有干净空气、水、食物、自然。离森林、山峦和河流近，人少。最好散步半小时就能进入深山。”（庆山 2016: 21）这里有着乡村独有的宁静，远离繁华都市的喧嚣。与鲁迅先生小说中“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不同，安妮宝贝故事里皆是“离去-归来”的设定，小说伊始，主人公居住在大城市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不屑于讨好上司，不习惯结交朋友，始终与这座城以及城里的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此后在一个偶然契机的促成下，主人公离开城市，前往小镇，得偿所愿，过上简单质朴的乡村生活，这种“离去-归来”的模式更加突出了作者对故乡的寻觅与叹息。正如丁帆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当作家“进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当他们重返‘精神故乡’时，才能在两种文明的反常和落差中找到其描写的视点。”（丁帆 1992: 31-32）

诚然，“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时空条件。时是指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空是指作家所处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人文环境又包括家庭人文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曾大兴 2015:93）其中，“地理环境既能影响文学家的气质与人格，也为文学家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曾大兴 2017:26）譬如我们所熟悉的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如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贾平凹笔下的八百里秦川，张承志笔下的辽阔草原，“都是以文学家所熟悉的某个客观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为依托、为原型，再融合文学家的主观想象、联想与创造，从而形成的既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或地方感，又有某种普遍的人生意义的文学地理空间。”（曾大兴 2017:27）安妮宝贝作品中所呈现的乡村空间便是以作者童年时代所居住的南方小镇为原型，通过想象、改造和润色建构而成，作者在《素年锦时》中花费较多笔墨回忆了自己和母亲的故乡——清风桥。那是一个靠近海边的小村庄，村庄里有“幽深高山森林，树木夹道的山间小径铺满厚厚的松针。午后阳光蒸腾起松脂辛辣气味，鸟声偶尔清脆响起，如影随形……坐在山顶树荫下，阳光从松针缝隙里洒到眼皮上，点点金光闪烁。满山苍翠里，只听见松涛在大风中起伏，如同潮水此起彼伏。”（安妮宝贝 2011: 25-26）看完安妮宝贝回忆中的故乡，也就明白作者小说中的诸多乡村空间书写不过是其故乡的一个理想化缩影，作品中出现的大山、森林、溪水、小径、花鸟等意象则是作者回忆中故乡一隅的再现。

三、从地缘层面故乡到心灵故乡的转变

安妮宝贝以童年时代所居住的小镇——清风桥为原型，在小说中建构了大量的乡村空间，被视为是作者在地缘或族群层面所创造的故乡，但这一层面的故乡书写并非是作者的终极追求，纵观安妮宝贝的写作历程，可知她执着追求的是心灵故乡。

正如作者本人在《素年锦时》中所说：“人的故乡，是他不能再回去的地方。”（安妮宝贝 2011：51）可见，作者在作品中建构起的以乡村书写为依托的故乡叙事并不是其心灵的最终栖息地，这与时代洪流的发展演变不无关系。在《素年锦时》中作者专设“消失”一节，讲述了童年故乡的褪变。大约在作者十二岁的时候，“城市逐渐开始扩建改造。很多老建筑老巷子计划要拆除，居民迁移到城市边缘的新住宅区，城市中心的马路两边留出来商业用。大院子 and 马路都在计划之中……古老粗壮的法国梧桐，麻雀，昆虫，院落，花草，停在晒衣架上的蜻蜓，热腾腾的豆浆铺子，密集热闹的人群，全部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安妮宝贝 2011：15）这一座自唐朝起就获得历史的小城在经济大潮的冲刷中只留下断壁残垣，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操纵着它的形式，毫不犹豫地推倒摧毁，低劣笨拙地复古重建，最终使它面目全非。年老的人依稀记得它往日的模样，年轻的一代已然不知它的底色，这也曾是个静谧富足的地方。那时房子住的小，邻里之间相处融洽，白天男子外出工作，妇女缝补煮洗，孩童就在乡间追逐嬉戏，柴米油盐中安稳度过小城四季。如今，高楼大厦平地而起，柏油马路不断加宽，但故乡成了一座沙漠中筑起的城，海市蜃楼，遥不可及。安妮宝贝对故乡与亲人的回忆“就如同与父亲习惯性保留那些过期无用的票据和纸张。那些不会再发生的文字的记录，影像的存在，感情的幻象……记忆有时又是虚实不定的，是斑驳交错的。它使我对故乡和童年的追溯，物已非，人不在，已经失去根基。它如同漂浮在大海上不能回航的废弃大船，熙攘华丽，但只能逐渐下沉。直至无从寻觅。”（安妮宝贝 2011：51）于是故乡成了安妮宝贝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当以地缘层面的故乡为原型所建构的乡村空间无迹可寻时，作者就需要在作品中打造一个心灵故乡，以此作为小说主人公或作者本人诗意灵魂的栖息地，这一心灵故乡可以突破地缘或族群的限制，凭借作家本人的生存体验和人生阅历，通过文学想象和再创造，完成从自然地理状态的故乡到“心灵故乡”的超越。

安妮宝贝作品中的心灵故乡便是小说《莲花》中的墨脱。“这个地方，藏语的意思是‘花朵。’在古时候它被称作‘白玛岗’，意思是隐秘的莲花圣地。大藏经《甘珠尔》称之为‘佛之净土白玛岗，殊胜之中最殊胜。’它是被向往的神秘圣洁之地。”（安妮宝贝 2015：11）《莲花》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安妮宝贝的朝圣之路，其目的地墨脱可被视为是作者灵魂的最终归宿，而作者二十年的创作历程，也可视为是寻找灵魂栖息地的过程。在安妮宝贝早期的作品中，作者曾明确传达出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希望逃离这个冷漠的空间，但是出逃又能去哪里？一直是其作品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八月未央》中开篇第一个故事的女主人公未央在夜校英语课上遇见了女孩乔并爱上了她，但乔深爱着男友朝颜，在这一段注定无果的恋情中，未央多次提到：“我决定去北方，要带着乔走。”（安妮宝贝 2016：12）到“夏天幻灭事件”中，作者讲述了榛生与蓝的故事，他们曾短暂的在一起后又分开，“蓝是夏天的一个幻觉。榛确信她彻底消失，她不再在十二层的网站上班，公司同事告诉他，她走了。她去了北方。”（安妮宝贝 2016：114）再到“生活在别处”的海伦，这个最接近阳光的女孩，后来去到北方读大学。这里的北方应是作者为不堪重负的主人公设定的逃离之地，但北方的范围太广，定义太过模糊，且没有显著特征，难以成为作者的心灵故乡，只能是一个模糊指代。在之后相继出版的《彼岸花》、《蔷薇岛屿》、《二三事》中存在着同样问题——不知何处是家乡，这一问题一直到《莲花》的出版才得到最终解决，在《莲花》中作者终于为厌烦都市生活的灵魂找到了诗意的栖居地——墨脱。墨脱县“位于西藏东南部喜马拉雅山南坡，雅鲁藏布江流贯全境，多峡谷急流。湿热多雨，为山地亚热带气候。原始森林资源丰富，盛产藤竹和茜

草。有西藏的‘西双版纳’之称。”（陈永龄 1987：1203）这里交通极为不便，几近与世隔绝，村子里人烟稀少，民风淳朴，一切都保持着最初的模样，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简单纯粹。庆山之所以选定墨脱，更重要的在其象征意，墨脱意为莲花圣地，莲花在佛教中具有特殊含义，常被视为是佛门的隐喻象征，这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美好品性相关。整部小说以“莲花”命名，也象征着墨脱为人世间的一方净土，无论外在环境如何辗转变化，都要坚守最初的那份本真。至此，安妮宝贝终于穿越迷途，为灵魂找到了诗意的栖居，完成了从“望极天涯不见家”到“夜来有梦登归路的”转变。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于安妮宝贝的创作褒贬不一，但其作为早期网络文学的代表作家是毋庸置疑的，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地理元素较之其他网络文学读物也来的更加猛烈。值得一提的是，安妮宝贝作品中所出现的都市空间书写大多与压抑、绝望、沉沦、堕落相关，这是当代网络文学的共性。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麻木地生活于都市之间，机械地为着物质性享受行走奔波，拜金拜物主义畸形繁荣，首先遭到这一形态侵蚀的便是居于其中的中产阶级。当他们被物欲横流的社会压制的喘不过气时，便将这种情绪诉诸于笔端，于是阴翳冷漠的都市形象成为了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他乡空间。当现实与理想激烈碰撞得不到调和之时，作家就躲到文学的世界里，打造想象中的一方净土，这就有了心灵故乡的书写，与都市空间相对比，心灵故乡一般居于远离城市纷扰的乡村，与自然相近，环境虽简单质朴，但生命难得纯粹，都市与乡村的对比书写，成就了安妮宝贝作品中的繁华与简朴之美。

参考文献

- [1] 曾大兴.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粤语》[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01).
- [2] 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 [3] 安妮宝贝.八月未央[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 [4] 杨经建.中国文学中“孤独”与“荒诞”问题[J].文艺争鸣,2008(04).
- [5] 李晓禹.文学人类学视野下的故乡叙事[J].北京社会科学,2013(01).
- [6] 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J].文学评论,2005(01).
- [7]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泰戈尔谈文学[M].白开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8] 曾一果.故乡:作为一种“现代神话”——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故乡”[J].名作欣赏,2009(03).
- [9] 安妮宝贝.素年锦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 [10] 庆山.月童度河[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 [11] 丁帆著.中国乡土小说史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 [12] 曾大兴.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表现、途径与机制[J].兰州学刊,2017(04).
- [13] 安妮宝贝.莲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 [14] 陈永龄主编.民族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 [15]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in Anne Baby's Works

Yang Shuyao

(School of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 Sha, Hunan410082, 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early network literature, Anne Baby's works are loved by readers, and she has stepped into the research field of academia. The influence cannot be overlooked.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n Annie Baby has focused on the analysis of aesthetic cultu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female writing, and the analysis of symbolic consumption, etc. From the aspect of literary geography, the study of Anne Baby is relatively rare.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that bear in the work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narrative of urbanism mainly based on urban writing, the narrative of the hometown mainly composed of rural writing,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hometown of geopolitical level to the hometown of the soul, and provide the research of Anne baby works a new perspective and vision.

Keywords: Anne baby; urban writing; rural writing; hometown of the soul

作者简介: 杨淑尧（1994—），女，河南南阳人，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